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影视作品里的党史

# 电影《1921》： 基于史实史料的主流叙事与创新表达

朱培蕾

电影《1921》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和观赏性于一体，以跨越时空的影像对话、基于史实史料的主流叙事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成为新主流电影创新探索的成功范例。

## 跨越时空的影像对话，为年轻人构建读懂百年初心的场景

《1921》中的人物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之交的“90后”和“00后”，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彪炳千秋的杰出人物在当时多数都是二十岁。饰演他们的演员也选择了和影片中人物相近年龄段的青年。影片可以看做是当代“90后”“00后”向100年前的“90后”“00后”集体致敬。他们中有从日本留学回国、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达；有出身农民、当过兵、求学时组织进步团体的毛泽东；有曾为前清秀才、参加过武昌首义的何叔衡……虽然他们的出身和经历各异，但同样都怀着为国家为民族寻求真理救亡图存的决心。电影《1921》给今天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回望百年征程、读懂百年初心的场景。观看电影能感受到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在对话，剧中的年轻人在为更光明的未来奋斗，剧外的年轻人在重访历史，演员和角色对话，观众与角色对话，跨越100年时空的年轻人在1921和2021相遇。通过回望和对话，观众看到了一百年前先辈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他们不懈奋斗的续集。

由上海观全国，由中华观世界。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的出发点，也是影片中人物故事汇聚的地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气象下的一部分。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近代禁烟的思想就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影片虽然讲的是中国人的革命，但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维也纳出发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近藤荣藏，在中国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广州、武汉、济南的地方共产党组织代表、从长沙出发的毛泽东、何叔衡，都汇聚在上海这个点。1921年的上海被各国租界瓜分，构成多元文化的碰撞，当时的国际思潮风云际会，也投射在全国各地聚集到上海的代表们身上。

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当时激烈的观念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当时的300多个政治团体中生存并发展壮大？1921年的上海，在中国的历史时空坐标中，只是浩瀚长河中的一瞬，但这个看似普通的时间与空间，最终交汇成一个惊天动地的近代史最强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带领人民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才开始以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屹立于世界东方。100年前的上海十里洋场，暗流涌动、多方博弈，100年后的今天，世界同样不太平，放眼世界，我们遇到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日之中国人唯有传承革命先驱的精神，接续奋斗，续写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 基于史实史料的主流叙事，让历史走进每个观众心里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题规定了《1921》这部影片必须遵循基本党史话语体系的逻辑和叙述走向，影片坚持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方法把握这段历史，从历史发展规律、大势认识和反映建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去挖掘史料、讲述史料，把中共一大成立及从上海石库门转战嘉兴南湖红船的场景进行生动再现。

影片开篇讲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20年，国家积贫积弱，人民备受欺凌，军阀镇压爱国群众，产业工人受剥削压迫，把中华民族那段苦难深重的历史作为中共创建的前景介绍，观众更加理解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时代，这群革命先行者何以悲愤，何以慷慨，更能体会他们为何革命，为何舍生取义。影片以中共一大召开的过程为剧情主线，从思想确定到会议前期准备，再到冲破层层敌人阻挠，最后会议顺利召开作为结构顺序，水到渠成地得出历史的结论：必须通过思想建党、政治建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政党来指导行动。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这个改变亿万国民前途命运的政党正式成立，中国历史自此进入了新篇章。

青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的鲜明特征。影片始终洋溢一脉蓬勃的青春朝气，一颗颗热切而又真诚的救国之

心，不只是先驱者年轻的面庞与身体，更重要的是流淌在他们身上的革命激情。奉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价值导向。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他们呐喊，他们奔跑，他们牺牲，他们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而拼尽全力，他们对全体中国人民充满深厚的感情。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底色。影片中毛泽东坚定地发出：“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理想。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即便是一无所获，也值得。”为什么他们创建的政党只用了28年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是超越生命的信仰的力量支撑他们，先辈们用生命去追求真理，换取了更多人的未来。影片通过这样的书写，让我们可以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穿越一百年的时空，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英雄致敬。让历史走进每个观众的心里，让每个观众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在心里生根、发芽、开花。

## 以影“破圈”，与大多数观众共情共鸣

《1921》采用了新颖的影像叙事方式。以往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多注重呈现全景式、纪实性的历史画卷，着力在宏大叙事中塑造人物、讲述故事。该片采取三线并进讲述中共一大召开的故事，明线是北京、济南、湖南、武汉等国内各方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上海集聚，第二条线是马林遭遇敌对势力的追捕，一路克服阻碍进入上海，第三条线是日本间谍盯梢日共早期代表人近藤荣藏，与上海的李鹤鸣(李达)发生联系，三条故事线不断交错，最终汇聚在一起。影片设置了五四运动、建党、大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多个时空，叙事思路和人物情感在时空中来回穿越，节奏张弛有力，牢牢抓住观众的观赏注意力，影片还在运镜转场加入了谍战片、动作片的叙述方式，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增强了剧情的故事性和可看性，达到了“叫好又叫座”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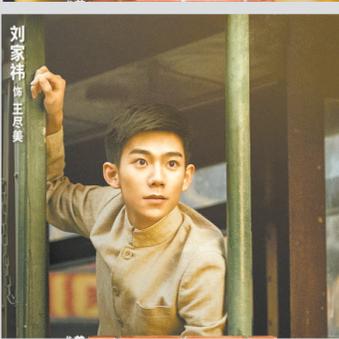
影片没有程式化地将叙事重点放在毛泽东等伟人身上，而是选择一大会议代表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作为主视

角，通过人物关系带出历史人物。不是单纯高大上地烘托伟人，而是让这些党史人物和英雄去脸谱化。真实的细节和合理展开的想象，充分再现和还原了历史“现场”，打破了久远年代的“疏离感”和历史人物的“刻板印象”，消弭了角色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建立起观众的历史共鸣感。史料、故事、表演的相互融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厚重感和说服力。影片不只简单地属于建党一百周年的主旋律影片，更是一部充满真实感和历史感的“偶像剧”“青春剧”。

影片不乏隐喻和美学意象的恰当运用。美学意象和隐喻是在艺术电影中常用的表达方式。电影《1921》中多处采用意象化、诗意的画面和情节，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性和审美追求。影片中新婚的李达在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前途苦苦思索、寻找变革突破口时，多次在屋顶天台与一个眼神澄澈的邻家小女孩对视，小女孩的眼睛里充满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这种美学意象的设置，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情感和人文关怀。另一处给人印象深刻的隐喻是青年毛泽东的奔跑。到上海开会前夕，毛泽东受李达、王会悟夫妇邀请共进晚餐后返回，途中遇到法国人在公园燃放烟花庆祝国庆，他被挤入欢庆的队伍却被巡捕拦在外面。他感怀当下思绪万千，迈开脚步奔跑。这是富有深意的场景：少年的他，在奔跑中摆脱了封建父权的压迫；青年的他，在奔跑中奋发读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成年的他，奔跑着带领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弱与耻辱，建立了民主独立的人民共和国。奔跑着的毛泽东让人看到了革命先辈的热血青春和上下求索、意象化的表达增加了画面的联想空间和美学力量。

《1921》有流量明星，但并不浮夸，虽是主旋律影片，但没有“硬着陆”，影片用丰富的电影语言和恰当的艺术表达找到与观众心灵相通的最大契合点，传递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和精神，兼顾当下社会文化语境和市场规律，实现了党史题材与影视文化比较好的结合。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关注国产剧类型创新

# 二度成长与信念淬炼

——电视剧《叛逆者》的新意

王一川

念幻灭的沉重打击，不得不重新怀疑、追求和选择，几经曲折，直到实现新的认同，获得真正的成长和成人，这就是二度成长。二度成长其实是对成长历程的反复性和艰难性的一种总的概括，本身可能包含若干次选择、失败和再选择等复杂过程。

主人公的成长延宕或二度成长，在这部谍战剧中可能具有新意，但假如放到现代中国艺术史演变历程看，恰恰是现代中国文艺作品中成长叙事新传统的一种延续形态。《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在北戴河海边邂逅余永泽时，以为找到了终身倚靠，但随后很快失望，转而从卢嘉川、江华和林红等革命者那里重新找到理想和信念。《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被洪常青解救后奔向红区，从女奴变成女兵，自以为成人了，但后来连令开枪，导致抓捕南霸天的行动失败，被关禁闭，在洪常青等耐心教导下产生觉悟，在分界岭上受洪常青委托而成为指挥员，完成了二度成长。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度的成长型人物，主人公总是经历二次成长。第一次成长，是初次觉醒和自我认同，拥有了自立和自主意识。但之后必然遭遇理想信念的幻灭，经历新的成长历程、重新选择后才获得真正的觉悟。这种二度成长的性格特征，有力和有效地突出了中国现代主人公成长的艰难曲折性，也在暗喻着中国现代革命的艰难曲折性。

《叛逆者》对这种二度成长特征做了精心细致的构思和刻画。林楠笙，其谐音就是真正的成熟的现代革命英雄是难以诞生的，有着一一种成长的艰难性。而朱怡贞，是指“主义真”，一旦所信仰的“主义”确立，人才能真正成人。从《叛逆者》的三段结构，可以见出这种成长延宕叙事的美学特点的体现。第一段为第1集到第21集，叙述林楠笙的一

度成长的兴起到幻灭的过程，用了接近一半片长。林楠笙起初第一次认同于陈默群，后来遭遇陈默群叛变这一血的教训的沉重打击，结果是对一度成长及第一次认同产生了自我质疑。第21集9分50秒到10分48秒将近一分钟的片长，细致地刻画林楠笙的震惊、慌乱、迷惘等具体表情演变过程，仿佛可以令观众化身林楠笙自己，产生亲历其境的痛切感受。第二段为第21集到第31集近10集片长，叙述林楠笙从国民党特工转化为中共特工、完成二度成长的具体转变过程。这里着力描写的是他如何在顾慎言、朱怡贞、左秋明、纪中原等多人帮助下，毅然决然地改变原有信念或信仰，实施二度信念选择，最终完成了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第三段为第32集到结尾第43集，叙述林楠笙在完成二度成长后进一步成为英雄的过程。第32集叙述林楠笙与纪中原在香港约下次见面的联络方式，相当于为他举行第二次成人仪式。接下来他通过一连串残酷斗争，终于享受了人生信念探索旅程上的严峻考验，成长为真正的现代主体。

这样的人生态度淬炼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难曲折度。我们看到，一心报国的青年林楠笙，起初误以为陈默群是自己一生的精神导师，信念可托。但幻灭后历经沧桑，几经挣扎，才终于实现第二次认同和成长，接受了共产主义信念。这样的情节设置，透过庆祝建党百年时刻观众的观看，可以产生一种精神置换作用：林楠笙信念淬炼的历程，恰是建党百年来中国现代革命的艰难曲折性的一种影像美学置换。百年来中国革命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四大时段的演变，每一个时段都有其不同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景致，合起来可以呈现中国现代革命信念的高远性和坚韧性。只有历经百年的血与火的生死考验，这种现代革命信念才会真正淬炼成钢。由此看，这部剧恰如一面生动感人的镜子，映照出百年来中国革命的曲折过往以及其中展现的坚韧不拔的信念追求画卷。

当然，这部剧也难免留下一些可斟酌处。陈默群死得过早且太简单(被王世安一枪毙命)，没能与林楠笙形成最终意义与信念上的终极对决，导致剧情效果上略显平淡。陈默群穿插的间谍孟安南虽延续其角色，但毕竟无法替代其本人。饰演陈默群的演员如果表演上再老辣点可能更到位。结尾林楠笙返回住处时，幻觉中见到朱怡贞弹钢琴，墙上出现新贴的粉红色标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何背景作用？而且这应该是1949年上海近郊解放区出现的新的时代内容。但瑕不掩瑜，该剧确实是国产谍战剧创作的一次新收获。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现代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电视剧《叛逆者》中的男女主人公林楠笙(朱一龙饰)和朱怡贞(童瑶饰)

43集电视剧《叛逆者》收官至今，余音袅袅。其成功与该剧在谍战剧(或悬疑剧)领域自觉的艺术创新追求不无关系。这是因为，在已经有过《潜伏》《暗算》《伪装者》《北平无战事》《风筝》《黎明之前》《悬崖》等同类口碑之作的前提下，新剧只有实现影像美学创新，才能在挑剔的观众中赢得好感。在我看来，这部剧有几方面的电视剧美学探索值得加以理解和阐发。

## 理大于情的情感逻辑

首先是男主人公林楠笙与女主人公朱怡贞之间的情感表达。这条爱情线贯穿于全剧始终，对观众有着强大吸引力，而且两人之间似乎早已在精神上你我交融、亲密无间、如胶似漆了，但实际上，他们两人之间的亲密交融的视觉镜头屈指可数，至多只是拉拉手，就连接吻和拥抱的镜头都没有。这就产生了理大于情的情感逻辑。

理大于情，是说以理智力量去成功地调节情感，导致理智大于或高于情感的结果。应当看到，在小说原著里，林楠笙作为沪江大学英文助教，曾经领着全校师生而与女学生朱怡贞发生师生恋，精神的和肉体的爱情全都有。“离校的前夜，林楠笙在操场后面的小教堂等到天亮。他坐在狭小漆黑的祷告房里，那是他们无数次幽会过的地方。”到了电视剧里，林楠笙却是被国民党特务派去大学化装欺骗朱怡贞的。两人在密切接触中互生情愫，但碍于各自身份和立

场而未能坠入爱河中。

可以说，在整部电视剧里，两人间的爱情始终是被强大到不可一世的理智力量全面而连贯地紧紧压抑住的。即便在拍摄过程中有过偶然冲动的拥抱镜头，但在后期制作时都被剪干净了。第28集，林楠笙负伤归来，朱怡贞帮助治疗背伤，林楠笙强忍疼痛，朱怡贞高度关切，但最多也是剧痛中的林楠笙用左手将朱怡贞的左手紧紧攥住，朱怡贞用右手抚摸林楠笙的头部，根本没有拥抱，如此而已。结果，观众看到的，就是这两人之间正常爱情或情感被时时刻刻在高压态势的理智力量严丝合缝地抑制住，从而导致了理大于情的显著效果。观众不禁要问：这样违反常情常理的大改动是为什么呢？这也让我联想到11年前小说《山楂树之恋》被改编成同名影片后原作者对导演发出的质疑。

## 二度成长的性格特征

之所以精心营造这种理大于情的情感逻辑，其最主要的原因想必与该剧的另一追求密切相关：主人公带有二度成长的性格特征。二度成长，也可称成长延宕，是指主人公总是要推迟成长和成人的时间，特别是要经历第二次认同历程才能真正完成其一生的成人仪式。第一度成长属于主人公的初次成长，误认或成长试错，满以为自己已经摆脱父辈的引导而长大，获得自立和自主的权利，但实际上会紧接着遭遇理想和信